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略通攷卷之五

前進士廬陵　曾　先　之　編次

松塢門人鄱陽竹窩余進　宗海通攷

唐

唐高祖神堯皇帝 姓李氏名淵隴西成紀人也西涼武昭王暠之後（世紀暠生歆歆生重耳重耳生熙熙生天賜天賜生虎）祖虎仕西魏有功封隴西公父昞於周世封唐公（昞音丙）淵襲爵隋煬帝以為弘化留守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御治也）煬帝以淵相表奇異名應圖讖忌之淵懼縱酒納賂以自晦（相應皆去聲）○時有李氏

將興之語故云名應圖讖也天下盜起以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承制黜陟討捕羣盜多捷突厥寇邊詔淵擊之使去聲淵次子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將亂陰有安天下之志與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結量監令皆去聲宮監掌宮禁之官文靜謂世民曰今主上南巡羣盜萬數當此之時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兵復數萬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而淵不知也主上指煬

帝驅駕驅策駕馭也用之謂用羣盜也及掌言易也尊公謂世民父也會淵兵拒

突厥不利恐獲罪世民乘間説淵順民心興義

兵轉禍爲福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

汝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

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

愼勿出口間去聲説音稅下並同○縣官謂天子不敢指斥故云然明日復

説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故族

滅大人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惟昨日

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策願勿疑淵歎曰吾一

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身亦由汝化

家為國亦由汝矣（大人子尊父之稱）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酣寂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併誅耳（為去聲○二郎謂世民）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物耳（巨鉅同探音貪取也）淵乃詐為敕書發太原等郡民為兵擊高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恟許邛反）乃命世民等召募起兵遠近赴集仍遣

使借兵於突厥（募音慕）時李密自恃兵強欲為盟
主淵卑詞推奬以驕其志密大喜自是信使往
來不絕（奬音蔣）世民引兵拔西河遂取霍邑克臨
汾絳郡下韓城降馮翊（陳氏曰西河郡名霍邑臨汾韓城皆縣名絳郡今絳州馮翊即同州也）淵留兵圍河東自引兵西遣世子
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關中羣盜悉降於淵
合諸軍圍長安克之立恭帝淵自為大丞相封
唐王加九錫尋受禪立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
王元吉為齊王（元吉淵第三子也）
胡氏曰武王伐紂數紂罪多矣煬帝皆有之

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未有其當討無疑矣使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以借兵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振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統銳師南指揭土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

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靜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擧事不旋踵成功然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隋越王侗稱皇帝（侗音通煬帝孫也時爲東都留守爲衆所立稱帝於洛陽）○秦主薛擧卒子仁杲立○魏公李密與隋戰大敗遂降唐○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凉王李軌稱帝○唐秦王世民破秦秦主仁杲出降斬之於市（秦自薛擧僭號至是二世凡二年亡）○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勣音蹟李密將也）

范氏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其

族類之所出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祖賜婁敬姓爲劉鄙陋無稽甚矣而唐世遂以爲法或加於盜賊夷虜遂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之豈理也哉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彦師討斬之魏李密僭號降唐復叛共二年而亡○夏王竇建德破宇文化及誅之許宇文化及僭號凡二年而亡○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尋稱帝而弑

其主侗（隋主侗僭號一年亡）○唐遣將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涼李軌僭號至是凡三年而亡）○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毗音皮毗陵郡名即延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杜伏威降唐○唐秦王世民擊定楊將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定楊劉武周僭號三年亡）○唐秦王世民伐鄭○吳主子通襲梁梁王法興走死（梁沈法興僭號凡二年亡）○夏王竇建德救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王世充降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斬建德赦世充尋使人潛殺之（俘音孚○夏竇建德稱王凡五年亡鄭王世充僭號凡三年而亡）

愚按王世充弑其君而自立其罪大矣是宜
明正其罪而誅之可也世民旣赦之而又潛
殺豈義也哉
夏故將劉黑闥起兵於漳南○唐遣將李靖伐
梁梁主蕭銑降送長安斬之梁蕭銑僭號凡五年而亡○杜
伏威擊吳主李子通執送長安斬之吳李子通僭號凡三
年而亡○劉黑闥稱漢東王○楚主林士弘卒其
衆遂散楚林士弘僭號凡七年而亡○唐淮南道行臺僕射
輔公祏反於丹陽唐將李靖擊斬之祏音石輔姓公祏○
名也丹陽縣名屬鎮江○漢東將執劉黑闥降唐斬之漢東

(劉黑闥僣號凡二年而亡)○唐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慶州屬鞏昌即弘化郡)◐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禦之遇於豳州世民帥騎馳詣虜陣告之曰我秦王也虜不敢戰受盟而退(騎去聲)○唐與七年僣偽皆亡天下既定是歲初置州縣鄉學帝親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禮上丁釋菜奠幣所以也先聖謂孔子先師謂顏子)始定官制頒新律令(令去聲)定均田租庸調法(調去聲下並同◐均田謂高下授田租謂出粟庸謂當差調謂出綾絹絁布其目在下)其丁中之民給田一頃(丁當也當強壯之時也中謂上下通也十六為中二十為丁一頃百畝也)篤疾減十之六(只四十畝)寡妻

妾減七只三十畝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分去聲○謂十分爲率以二分爲世業八分爲口分也盖每丁有父母妻子者給田百畝內除二十畝永爲己業如無父母妻子者其口分田八十畝歸官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絁音尸●集覽曰皮帛之細曰綾繒如麥稍曰絹絲經枲緯曰絁經緯皆枲曰布盖隨其所産以爲調也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傭與庸通●集覽曰唐用入力歲二十日不役則收其綾或絹或絁或布日三尺亦隨其土産所宜也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或官府有事而加役至十五日者則免其調至三十日者則租調俱免水旱蟲霜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課役謂租庸調也

民貲業分九等（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四隣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坊音方）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無毋通禁止辭也預干也）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黃謂幼稚髮黃也小謂細弱也）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每年一造賦稅簿帳三年一造戶口籍冊）○初唐之起晉陽皆世民之謀帝欲以世民為儲嗣世民固辭而止（太子曰諸嗣禮再辭為固辭也）太子建成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而世民功名日盛建成與元吉乃協謀傾世民

曲意諂事諸妃嬪世民獨不事之由是左右皆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譽平聲○協合也覆陷也諂卑屈也譽稱美也○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經天見秦分見音現分去聲○天官書云太白經天則天下革政晉灼曰太白陰宿金星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謂晝見午上也秦分屬未善見午而被於未也建成元吉欲殺世民秦府僚屬勸王行周公之事力請乃決

按管蔡與武庚作亂謀危宗社得罪於天下周公奉行天命討而誅之以安王室其事正其心公也世民以建成元吉欲害己乃殺之

而安其位其事不正其心私也嗚呼聖人不得已而處事之變後人妄以為擬不亦異哉

於是密奏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讎（爲去聲）明日帥兵伏玄武門建成元吉入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遂立世民為太子軍國事悉委太子處决然後奏聞（射音石處音杵○尉遲姓敬德名軍兵事國民事也先言軍者以兵為重也）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

初東宮官屬魏徵屢勸建成除世民及是世民召徵責以離間兄弟徵舉止自若對不屈世民禮之王珪亦嘗為建成謀皆以為諫議大夫

間音澗○自若謂不驚懼也

范氏曰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何

哉盖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為君今建成為太子且兄也世民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以北面為東宮之臣乎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以為君罪莫大焉後雖有功何足贖哉

朱子曰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

擒可也

帝自稱太上皇詔傳位於太子是爲太宗文武皇帝宗尊也主也言有德可宗也古者天子有功德者則廟號曰宗以爲不遷之廟至漢猶然自唐以降不論功德廟號皆稱其宗變古實始於唐云

史斷曰唐之興蓋以人厭隋亂高祖起太原初伐西河首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所暨聞者響應於是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兼勝攻圍遂克長安雄據京邑興王之業已定於此自時厥後降李密於黎陽得建德於河北擒世充於東都芟武

周於并州翦黑闥於山東夷蕭銑於江陵殄仁杲於涇水六年之間海內咸服其成功何其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惜其舉事之初設詐罔眾殺人利己況昵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劉文靜之說而臣突厥以此貽謀何以為訓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禍蓋高祖以此始也然能定律令置學校旌擢孫伏伽李素立等又錄隋之子孫量才授任由魏晉以降最為忠厚其享國久長豈無自而然哉

太宗文武皇帝 名世民幼日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書生去高祖使人追之不見乃采其語為名幾音機冠音貫〇姿容姿也表儀表也幾近也言近弱冠之年也年十八舉義兵李密降唐初見高祖色尚傲及見秦王不敢仰視退而歎曰真英主也傲驕慢也高祖以秦王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府置屬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王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相去聲長上聲蓋韓臘反更音庚○番猶次也以十八人分為三番每以六人為一番入直也夜分夜半也圖像謂圖畫十八人形象也登瀛洲謂如登仙也）時府僚多補外如晦亦出玄齡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補外謂除為外郡官也）玄齡每入奏事高祖曰玄齡為吾兒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語（為去聲）秦王功蓋天

下身幾危賴玄齡等決策至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幾平聲近也決策謂謀建成元吉也○突厥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十餘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懼請盟而退騎去聲○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等以本官兼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士朝音潮論行皆去聲榷音角○隙氏[illegible]四

部書謂經書史書子書文集也摧較也○有上書請去佞臣者曰願陽怒以試之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吾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去上聲除也陽詐也僞也或請重法禁盜上曰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去上聲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猶如也斃音敝死也又嘗謂侍臣曰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而藏之有諸曰有

之上曰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此胡之可笑邪(賈音古賕音求○賈胡謂胡人爲商賈者賕賄賂也抵者化也)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好去聲徙移也)○○張蘊古獻大寶箴有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瑶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無形雖黈纊塞耳而聽

於無聲上嘉其言㳄或作沇闇暗同鮮他口反曰聖人位曰太寶箴戒辭○集覽曰八琺謂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㳄㳄沉滅之意冕冠也旒垂玉也天子之旒十有二垂皆過目示不外視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垂之於冕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分天下爲十道因山川形便曰關内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太宗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故分天下爲十道云○遣將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爲夏州夏州屬甘肅即朔方○梁師都僭號凡十二年而亡○太常祖孝孫奏唐雅樂祖姓孝孫名也○貞觀二年又出宮女三千餘人是時天旱以宮人陰氣鬱積所致故出之也○故事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

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省悉井反駁音剝○故事猶言舊制也省察也駁雜議也）上謂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中書門下二省名同聲相應曰雷同）時珪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射音夜朝音潮後並同）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斷去聲決也推尊尚也）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對曰稷契皐陶君

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契音雪陶音遥逄音旁爭去聲○櫻契皐陶堯舜之臣龍逄比干桀紂之臣○初突厥既強敕勤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等十五部皆居磧北磧音積○集覽曰十五部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濫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霫總號敕勤又號鐵勒磧北砂磧之北也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饑羊馬多死奉使者還及邊帥皆言突厥可取之狀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走唐將擒之以獻

使去聲○陰山在開平北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突厥依阻其中時突利可汗先已入朝上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地為四州分頡利地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以統其衆以突利為順州都督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處上聲○陳氏殷曰靈州屬甘肅今翔慶軍是也順州屬北平

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太宗既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朝廷蓋欲冠帶四夷以誇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

甚矣是以唐世有夷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林邑遣使入貢(使去聲○林邑南蠻國名)◐伊吾來降置伊西州(塋蹄云伊州伊吾郡西州交河郡也)◐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高昌西域國名)◐先是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自是後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長上聲)

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為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可以為後

世法也

四年蔡公杜如晦卒上語及必流涕○是歲大有年春秋傳曰有年者僅有年也大有年者大稔年也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曰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饑者易為食渇者易為飲易音異○朱子曰易為飲食言飢渇之甚不待甘美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澆堅堯反薄也詭詐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易音亦換也上卒從

徵言卒終也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未嘗嗟怨四為殹至是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户不閉行旅不賫糧取給於道路焉斷去聲○稔豊熟也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盖德彝於元年六月死矣令平聲

范氏曰太宗可謂能審取舍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

而欲安惡勞而欲逸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有也太宗從魏徵言行之四年遂至太平其治效之速如此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所不及也

五年林邑新羅入貢新羅東夷國名○通鑑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遂各付使者歸之○党項內附開其地為十六州党項音黨巷西羌別種即析支也內附謂歸中國也○七年春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

曲也見九功舞則諦觀之王珪罷徵為侍中諦音帝○七德舞太宗為秦王時破劉武周之樂蓋取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之義也九功舞唐功成慶善之樂蓋取書九功惟叙之義也諦審也○上親錄囚徒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赦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八人○上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未央宮在安西馮姓智戴名南蠻酋長也胡謂頡利越謂智戴○八年吐蕃遣使入貢吐蕃西羌別種○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九年而禪位至

是又九年〇吐谷渾先是入寇涼州以李靖帥諸軍討平之十年吐谷渾遣子入侍〇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黜之藏去聲〇宣饒二州名宣屬江東饒屬江西抵擲也投棄也藏帑庫也俟待也〇定府兵更定之府兵制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隸屬也率帥同陳氏曰六率謂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也提要云府以處兵衛以宿將上府兵凡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

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長上聲○呉氏曰正即卒之摠旗長即令之小旗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輸納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免謂免其身役也其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騎去聲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更音庚○改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季冬十二月也當給馬者官與直官與價直令自買馬當宿衛者番上更番上直兵部以遠近給番兵部量各府兵遠近輸番使之宿衛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數音朔更音庚代也

鄱陽石氏曰府兵之制無事則耕於野有事則命將以出師還則兵散于府將歸于衛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故先儒謂三代而下兵制之善惟唐之府兵耳以爲猶得寓兵於農之意盖近古之良法也惜其子孫不能守爾

愚按唐以遠近分番皆一月而更恐太紛擾不若漢以一歲更代者爲善也

十三年夏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言陛下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十條上深奬歎（克能也十條事見魏）

徵諫錄〇十四年上詣國子監親釋奠是時大徵
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數音朔）
學生能明一經以上者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
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
騎亦給博士授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騎去聲○
陳氏曰屯營飛騎左右親軍使官蓋屯衛將軍分典飛騎也）於是四方學者
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
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長上聲○百濟東夷國名）升講筵者
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
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疏去聲○五經疏前漢孔安國

所著○高昌王麴文泰先是多遏絕西域朝貢及拘留中國人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之至是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交河高昌所都以河水分流遶城下故名交河○十五年吐蕃求婚以文成公主嫁之○十七年鄭公魏徵卒上曰以銅為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鏡矣徵葬上自製碑書石替廢亡失也豎石紀功德碑○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

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勣秦叔寶等於淩煙閣長上聲○趙郡王乃太宗再從兄弟也

考索曰唐淩煙功臣凡二十有四人焉夫長孫無忌非以其肺腑之息也以其數從征伐平大難討寔厥之功而預焉趙郡王孝恭非以其宗室之故也以其徇巴蜀破夷陵有方面之功而預焉房杜之謀謨帷幄共定社稷足以為元功之首英衛之料敵制勝共平紛亂足以為元勳之次魏徵之忠謇讜重世南之議論懇誠蕭瑀之抑過繩違曾無所憚此

皆以文而有功於社稷者也屈突通之舉兵
圍洛張公謹之副李靖破虜秦瓊之先鋒鏖
戰前無堅對此皆以武而有功於社稷者也
其他如尉遲敬德等亦皆崎嶇兵間戮力王
室有功於開創大業者也至於侯君集張亮
雖不克終而其初亦豈無一戰之功焉唐初
功臣可謂盛矣

太子承乾不才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
志侯君集負功怨望以承乾暗劣欲乘釁因勸
之反事覺廢爲庶人君集坐誅泰亦以陰詐不

立立晉王治爲太子魏徵嘗薦君集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示起居郎褚遂良上愈不悅徵臨終上面指公主欲妻其子叔玉至是停其婚踣所立碑妻去聲踣步黑反○阿黨謂阿私朋黨也起居郎官名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備記事之史也魏徵錄諫辭以示之者盖欲賣己直彰君過故太宗不悅也踣仆也

司馬公曰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十八年帝親征高麗先是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新羅又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

新羅入貢之路乞兵救援上遂討之先如洛陽盖古沓反使去聲○泉姓蓋蘇文名高麗東部大人也建武高麗王名也

范氏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何至自征之乎太宗若從褚遂良之言遣將伐之雖不克未大失也

十九年帝發洛陽至定州進諸軍帝渡遼拔遼東城降白巖城進攻安市城大破其救兵於城下安市城險兵精堅守不下陳氏曰定州屬河北即中山府遼水名出高麗幽州之域遼東曰巖安市三城並在東夷議者欲拔烏骨城渡

鴨綠水直取平壤覆其本根則餘可不戰而降烏骨城在東夷鴨綠水在高麗東北西入于海其水如鴨頭綠因名平壤城名高麗所都

或又謂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危險也上以遼左旱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將盡敕班師班者還也是行拔十城徙戶口七萬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然戰士死者幾三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不能成功深悔之幾平聲近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也命馳驛祠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少去聲復扶又反

范氏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

帝盖不能慎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世其所以為賢也

二十年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詔諭敕勒諸部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使去聲○十一姓曰回紇曰拔野古曰同羅曰僕骨曰多濫葛曰思結曰阿跌曰契苾曰跌結曰渾曰斛薛也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畧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户請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天下降如字告音谷○偏師謂非全師也畧計畫也古者未出師時先畫策於廟故曰廟畧鉄勒卽敕勒也混

元太古也上為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刻石於靈州陳氏說曰太王岐山之遷漢高平城之圍皆夷狄之恥也今既得而臣之猶由報於前王也

范氏曰太宗不得志於東夷而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勢如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屬自以為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殊不知中國之與夷狄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列為州郡是崇虛名而受實害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為戒而不

可法也

二十二年司空梁公房玄齡卒（謚曰文昭）上悲不自勝玄齡佐上定天下及終相位二十二年號爲賢相然無迹可尋上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房杜謂玄齡如晦也王魏謂王珪魏徵也英衛謂英國公李勣衛國公李靖也）○二十三年帝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我死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則當殺之耳乃左遷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

而去射音夜疊州蜀畢昌

范氏曰太宗以世勣爲何如人哉以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則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祿利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孫氏曰君待臣以道臣以道報之君待臣以

利臣以利報之此必然之理也太宗以勳輔太子而爲此詭計勳之機心豈不曉以利誘乎廢立之際不肯盡忠雖勳無大臣之節亦

太宗以利啓其心也

帝崩在位二十三年改元者一曰貞觀上雖以武功定禍亂終以文德綏海內綏安也常自以驕侈爲懼嘗曰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輻音福輳與湊同言衆欲湊集君所如衆輻共轂一轂也售音受賣

也嘗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陳氏曰草謂不齊昧謂不明言隋末紛亂也角力謂競鬪勇力也上自知神采爲臣下所畏常溫顏接羣臣導人使諫賞諫者以來之惟末年東征之役褚遂良嘗諫不聽太子立是爲

高宗皇帝 東征謂伐高麗也

史斷曰太宗值隋喪亂糾合同志誘說慈父起兵晉陽遂植洪業尋受父禪首用讎臣放出宮女因山東旱而蠲租稅覩畿內蝗而抑祥瑞自是夙夜聽覽宵旰忘疲大召名儒增廣學舍行鄉飲以勵風俗躬釋奠而崇文教封比干墓賜孝義粟以勸忠孝又錄刺史之名以擬廢置重縣令之選以謹薦舉樂聞直諫好用善謀因至五覆罪至三訊戒秦皇之營繕恐其奢也懲桓靈之私藏懼其侈也制

度紀綱紊然畢舉是以賊盗化成君子呻吟
轉爲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繫
頸闕庭北海之濵悉爲州縣四夷賓服號稱
太平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然惜其
首復浮屠而政教乖志伐高麗迄死不忘而
武事黷殺張蘊古誅李君羨而刑獄濫仇田
舍翁僞婚什碑而君臣之好不終上皇徙居
大安畧無尊奉之禮十年之間未央置酒寥
寥一會而父子之恩太簡甚者刼父臣虜弑
兄殺弟滅其十子至駮君親而奪其位他日

亂家之婦與之生子使繼元吉之後其瀆人倫可勝笑哉故程子曰唐有天下三百年雖號治平然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故其後世子孫皆君不君臣不臣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遲有五代之亂後世以太宗爲明聖之主不可法也大哉斯言所以垂訓者深矣

高宗皇帝名治毋長孫皇后承乾廢長孫無忌力勸太宗立治在東宮七年太宗嘗作帝範十二篇以賜曰修身治國盡在其中一朝不諱更

無言矣至是即位長孫無忌褚遂良受先帝遺詔輔政以李勣爲左僕射尋爲司空（長上聲射音夜○長孫皇后無忌妹也十二篇謂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也不諱謂死也蓋死者人之所諱既死則不復諱之矣）○永徽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才人昭儀皆宮中女官之）武氏故荊州都督武士彠之女太原人年十四太宗聞其美召入後宮以貞觀十一年爲才人（彠音霍）時天下歌曲名娬媚娘已成讖（娬音武）貞觀末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見音現）又傳秘記唐三世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秘音庇）太宗惡之嘗與羣臣宴

令各言小名武衛將軍李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而小名五娘太宗愕曰何物女子乃爾健邪或奏君羨謀不軌遂誅之（惡去聲愕音岳驚也軌音鬼轍迹也言所為不循軌道而謀叛也）密問太史李淳風對曰臣仰觀天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已成矣（王去聲）太宗崩才人年二十四矣為尼帝幸寺見之而泣時王皇后與蕭淑妃爭寵密令長髮勸上納之既入而后與淑妃皆失寵遂立為昭儀（長上聲）明年上欲廢王后立昭儀為后許敬宗李義府

賛之褚遂良不可以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事遂決遂良貶義府參知政事義府貌若温恭與人嬉怡而狡險忌克人謂笑中有刀柔而害物謂之李猫狡謂狂猾險謂凶危忌謂畏惡克謂侵害也猫捕鼠獸也武后殺王后蕭妃贈父士彠周國公尋加贈太原王以長孫無忌不助己深惡之顯慶四年削無忌官黔州安置遂良先一年卒至是無忌與初異議者柳奭韓瑗皆被殺黔音琴奭音式瑗于顯反○黔州屬州南今紹慶府上苦風眩不能視百官奏事或使武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

旨由是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人謂之二聖眩音縣處上聲稱去聲○風眩謂目患風氣也澁獵歷覽雖多不能精研如澁水獵獸也侔齊等也

胡氏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法者太宗之所行也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剌王妃為法乎唐世無正家之法由太宗首惡也

范氏曰高宗欲廢立猶難於顧命大臣而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親賢遺禍唐世中絕皆勣之由其罪

大矣太宗以勳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乾封元年帝封泰山至亳州尊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亳州屬河南即譙郡老君即李老聃尊爲帝者以爲追崇其祖也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謟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考索曰唐之祖起於隴西狄道而以爲出於老子此何異郭崇韜拜郭子儀墓其不貽笑於君子者幾希矣

以李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藏高麗王名也）○上元元年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初帝以賤妾子忠爲太子后廢之立后之子弘弘仁孝中外屬心忤后意鴆之立其次賢又以事廢之而立其次哲（屬音竹連也忤音悟逆也）

南宮氏曰虎狼之暴尚不忍食其子而武氏殺己子如獮狐兔略無靳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上在位改元者十四曰永徽顯慶龍朔麟德乾

封總章咸亨上元儀鳳調露永隆開耀永淳弘道凡三十四年而政在中宮者三十年矣自褚遂良等死後羣臣無敢諫者李善感嘗因事一諫人以爲鳳鳴朝陽上崩太子立是爲中宗皇帝山東曰朝陽言善感之因事而諫猶鳳凰之居高視下而後集也或曰鳳鳴朝陽世不常有以喻善感之獨諫亦通事見通鑑永淳元年

史斷曰高宗即位之初與無忌遂良共政日引刺史門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紀綱設張百姓安阜有貞觀之風察李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

入進戲而知所爲之不可不愼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奈何烝父妾爲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婦后預政卒招晨牝之凶悲夫

中宗皇帝名顯更名哲既即位尊武后爲皇太后立妃韋氏爲皇后改元嗣聖明年武后廢帝爲廬陵王遷房州又遷均州而立其弟豫王旦爲帝（更音庚○房州均州並屬河南）武后臨朝稱制立武氏七廟（七廟謂始祖三昭三穆）英公李敬業起兵討之檄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又曰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武后遣將擊殺之（抔蒲侯反）

乾音干○敬業勣之孫也土未乾言高宗塋未久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指中宗也琅邪
王冲越王貞又舉兵匡復不克而死貞高宗弟而冲又貞
之子也匡復謂匡輔中宗復位也旦擁虛器者七年改元者四
曰文明光宅垂拱永昌武后大殺唐宗室廢旦
爲皇嗣改姓武氏武后自名曌稱皇帝改國號
曰周時年六十七矣曌音照○虛器謂虛有其位而不得有爲也初
寵僧懷義後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居中用事
易之五郎昌宗六郎佞者曰人言六郎似蓮花
吾謂蓮花似六郎爾懷義其僧名也蓋爲尼時幸之至是託言懷義有巧
思使入宮營造蓮花似六郎言其貌美於蓮花也武后知人心不服且

內行不正畏人議已盛開告密之門用酷吏侯思正索元禮周興來俊臣吉頊等鍛鍊羅織率以反逆誣人誅殺不可勝紀用此拑制天下行去聲勝音升○人心不服謂宗室大臣怨望也內行不正謂淫泆也告密告人隱密事也鍛鍊謂以威刑制人如以火鍊金也羅織謂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也拑束也制伏也然有權數善用人賢才亦樂為之用徐有功仁恕執法后每屈意從之將相多得人魏元忠婁師德狄仁傑姚元之皆名相宋璟亦顯於朝樂音洛璟居永反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何以自免弟曰

自今人雖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唾吐卧反愀音悄乾音干○校計校也疾憎惡也唾口液也拭揩拂也愀然色變貌師德每薦仁傑而仁傑每毁師德武后語仁傑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仁傑退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語爲皆去聲際邊崖也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仁傑從容言於武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托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

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后意稍悟已而又力勸之遂自房州召帝還都立為皇太子以旦為相王從音匆祔音付相去聲〇承嗣三思皆武后姪也櫛梳也沐洗頭也櫛風沐雨言歷艱苦也大帝謂高帝二子謂哲旦祔合食也仁傑最見信重好面折廷爭后常屈從稱為國老而不名及卒后泣歎好爭皆去聲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多規諫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料名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

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參朮苦參蒼朮也珍味謂脯醢藥物謂參朮）姚元崇等數十人皆仁傑所薦或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為去聲）后嘗問仁傑欲得一佳士用之仁傑曰有張柬之者雖老宰相才也後竟用柬之為相（柬音簡）武后疾甚柬之與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率羽林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討內亂迎帝於東宮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遷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是冬殂年八十二易唐為周者十有六年改元者十一

曰天授如意長壽延載曰天冊萬歲曰萬歲通天曰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上陽宮在東都禁苑之東）

愚按張柬之等誅二張黜武氏中宗復辟其有功於唐固不細矣然亦未盡善也蓋武氏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幽廢儲君竊擬神器屠害諸王毒痡四海易唐爲周無異莽操其罪不容誅矣柬之等兵既入宮當先奉中宗復位即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惟其不然故

不旋踵而有韋后武三思之禍惜哉

長安之五年帝復位國復號爲唐韋氏復爲皇后上在房州每欲自殺后每止之上與私誓異時幸復見天日惟所欲不禁至是每臨朝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房陵郡名即房州上女安樂公主適武三思子崇訓三思以是得入宮禁通於韋后后與三思雙陸而上爲點籌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張柬之等皆受制五人皆賜王爵而罷政已而遠貶殺之樂音洛爲去聲○雙陸擲骰博采也五人謂張柬之崔玄暐敬暉桓彥範袁恕己也

愚按張柬之等但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爲唐室討武后誅三思等故其末流之禍遂至於此尚誰咎哉薛季昶所謂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劉幽求謂武三思尚存張柬之等終無葬地可謂有先見之知矣

安樂公主等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謂之斜封官凡數千人賕音求賄賂也吳氏曰墨敕者無朱紅印信也凡天子敕書須中書省宣署施行謂之正敕是時公主嬖幸私出墨敕故曰斜封人有上言皇后淫亂上面詰之其人抗言不撓中書令宗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

怏后及其黨始懼馬秦客楊均皆幸於后恐事
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為皇太女乃相
與謀於餅餤中進毒弒之上自即位二月而被
廢居均州者一年居房州者十三年還為太子
者七年復位者又六年通二十七年改元者三
曰嗣聖神龍景龍（撓屈也矯制詐傳詔制也 撲擊也餤音淡餅食也）后
立溫王重茂而攝政相王子隆基起兵討亂斬
后及安樂公主并其黨皆誅之廢重茂奉相王
立之是為睿宗皇帝（重茂中宗第四子也）

史斷曰中宗即位之初過寵后父為母所廢

流離艱苦垂十四年賴忠義之臣出死力以救始得歸京師及其復位昏愚尤甚追曩昔天日之言忘今日氷霜之戒縱豔妻以煽黨信妖女以撓權姦惡日滋淫穢彰聞尊寵三思而武氏再得志矣貶損譙王而愛子亦不保矣竄殺五王而功臣俱罹禍矣崇奬僧道而異端恣横公主開府而女謁盛行殺韋月將斥宋璟尹思貞而忠言壅底甚者御梨園幸隆慶池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召近臣入閤守歲觀燈於市里恣情極欲荒淫不厭紀

綱制度無一條理是中宗親遭毋后之難而躬自蹈之豈非下愚不移者歟迹其一身始爲毋所廢終爲妻所殺而四子皆不得而死嗣亦不傳豈天穢其德而絕之邪抑彼自絕于天云耳

睿宗皇帝 名旦初中宗廢武后立旦爲帝者七年而廢爲周皇嗣者九年改封相王者十年至是復爲帝立隆基爲太子宋璟姚崇爲政二人協心革獘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貶祝欽明等欽明常爲

八風舞入曰五經掃地矣筌蹄云欽明爲國子祭酒因飮宴而舞轉自搖頭備諸醜態以象八方之風五經掃地言爲五經之辱也○上妹太平公
主於誅二張誅韋氏皆有力旣屢立大功益尊
重上常與議政權傾人主其門如市二張謂昜之昌宗
憚太子英武欲昜之賴韋安石宋璟張說姚元
之等感悟上意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說音悅處上聲分去
聲上自復爲帝改元者二曰景雲太極至是三
年自稱太上皇傳位於太子是爲玄宗明皇帝
史斷曰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在位不久固無
足稱者然能任姚宋革中宗弊政罷斜封官

廢崇恩廟紀綱修飭當時翕然以為復有貞觀之風未幾天文示變遂以大位付之於子實大公之心安社稷之計也柰何惑於一妹明斷不足雖傳位而不授之以政自稱太上皇而猶斷大事卒釀成其妹之惡使奸人黨附幾成逆謀惜哉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初為臨淄王韋氏之亂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太宗初選驍勇為百騎武后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卒誅韋氏奉睿宗

封爲平王睿宗將建儲嫡長子成器以平王有

功力讓之遂爲太子尋受禪騎使皆去聲長上聲○隸屬也建立也儲太子也○開元元年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

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

黃衣廩食守門傳令而已至是除三品將軍者

寖多宦官增至三千人內侍之盛始此寖漸也

范氏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

之舊制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

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

之法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

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以姚崇爲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時改中書省爲紫微省門下省爲黃門省侍中爲監僕射爲左右丞相○二年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更音庚○典主也俗樂即倡優雜伎也

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俗樂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其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

以放鄭聲爲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上以風俗奢侈故焚之

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勵節儉如此晩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愼哉

作興慶宮置樓西曰花蕚相輝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宅環其側花蕚相輝取詩常棣之花蕚不韡韡之義○

三年以盧懷愼爲黃門監懷愼清謹儉素妻子

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崇出須曳裁決俱盡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才不及每事推崇時謂之伴食宰相揭告請謁告歸也委積音畏恣儲聚也

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媢疾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姚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

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寔能容之懷慎之謂矣

四年姚崇罷以宋璟為黃門監璟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璟與崇相繼為政崇善應變璟善守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相莫得比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好去聲見音現為之之為去聲

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弊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禮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敬禮大臣則賢者日

退而小人日進矣

八年宋璟罷○九年宇文融言天下户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同平章事源乾曜賛成之以融爲勸農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使去聲○檢括謂點檢捜括使各附籍當差也○十年同三品張說建議召募壯士旬月得精兵十三萬分隷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始此說音悅更音庚

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雖不井而兵猶藏於農最爲近古而

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惜哉

二十一年以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上或遊宴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訖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休罷張九齡繼之峭七肖反峻也瘠音夕也瘦也九齡韶州曲江人公謹之後○二十二年以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

常稱旨伺音似稱去聲○狡數狡猾術數也伺窺察也時復以獻微令為中書令○二十四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執敗軍將安祿山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曰祿山有反相不誅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不誅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故冒其姓部落破散逃來狡黠善揣入情為守珪所愛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驍勇守珪遣入奏事上賜名思明使將爭相皆去聲犖音洛黠音轄窣蘇骨反閈音汗○王衍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

去矣卒禍晉室營州屬遼西黠慧也

胡氏曰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惜哉

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張九齡述前世興廢為千秋金鑑錄五卷上之玄宗以生日為千秋節詳見綱目開元十七年今以皇帝生日為聖節以太子生日為千秋節○張九齡罷為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上在位久漸肆奢欲又欲相李林甫牛仙客及廢太子九齡皆力爭之九齡罷相林甫遂得專政

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

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二十五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

州長史長上聲○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命撲殺之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遂貶之○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駙馬都尉楊洄譖瑛等潛構異謀李林甫讚成之遂賜死○二十六年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玄宗第三子○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善事人上左右至平盧皆厚賄歸譽之上益以為賢○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使去聲下並同平盧城名在漁陽○二年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祿山甚厚謁見無時○三年春正月改年曰載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四載以楊太真為貴妃貴妃宮中女官名故蜀州司户玄琰女也

爲上子壽王妃十年矣上見其美令自以其意乞爲女官且爲壽王別娶而後納之遂專寵〔且爲之爲去聲○蜀州屬四川今崇慶府〕○六載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請爲貴妃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釗兄弟姊妹皆往戲水迎之〔處上聲釗音昭戲音希〕釗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先是判度支屢奏豨藏充牣上率羣臣觀之由是視金帛如糞土賞賜無限賜釗名國忠〔從惡藏皆去聲〕〔豨音僃牣音刃滿也〕○十載爲祿山起第窮極華麗上日

遣諸楊與之游（爲去聲○諸楊謂釗兄弟）祿山體肥大上甞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對曰有赤心耳祿山入禁中先拜貴妃上問其故曰胡人先母而後父祿山生日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宮貴妃以錦繡爲大襁褓使宮人以綵輿舁之上聞讙笑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妃浴兒金銀錢盡歡而罷自是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亦不疑又以祿山兼河東節度使（予與同舁音余扛擡也掖音亦）李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盛冬必汗謂林甫爲

十郎既歸范陽其下自長安歸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點撿即曰噫嘻我死矣揣楚委反度也語去聲

范氏曰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為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其褻嫚神器亦甚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李林甫卒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嘗語諸御史曰不見立仗馬乎一鳴輒斥去妬賢疾能排抑勝己

性陰險人以爲口有蜜腹有劒屢起大獄自太子以下皆畏之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悟語去聲○迎合謂逢迎以合之仗儀仗也言列馬以爲仗儀欲其肅靜設一鳴輒去以喻諫官使多言也然祿山畏林甫術數故終其世未敢反是歲國忠爲相言祿山必反且曰試召必不來十三載祿山聞召即至上由是不信國忠之言加祿山左僕射而歸射夜音

胡氏曰祿山之憚林甫者以林甫智術足以御之也若林甫明以祿山兵多勢大將生變亂開悟上意移之他鎮消未然之患則身雖

多罪亦有可贖乃姑欲示以精神脅以氣勢使之畏己而已其罪可勝言哉

十四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上猶不疑表請獻馬三千匹每匹二人執鞚二十二將部送河南上始疑之遣使止其獻祿山踞床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使還亦無表將使皆去聲鞚音控馬勒也踞音句還音旋是冬祿山遂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煙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瓦解進陷東京○契音乞騎去聲○東京洛陽也

胡氏曰明皇至是知祿山必反而不爲備可謂愚而不悟者矣或曰祿山兵精雖爲之備亦安能禦之乎曰顔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尚能倉卒立功況據四海全盛之勢乎茍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其稱兵尚在數月之後縱河北御擾亦安有播遷之辱哉盖其蠱惑之深神志昏奪以至於此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平原太守顔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

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平原郡名屬山東今德州狀貌也○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應去聲○杲卿真卿從兄也○十五載安祿山僭號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思明引兵卒至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救兵不至城遂陷賊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已杲卿罵曰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咼之比死罵不絕口卒猝同數上聲為去聲臊音操羯音結咼音寡比音秘○祿山嘗奏杲卿

為判官超至大守故謂其反己也臊腥也祿山本營州牧羊羯奴故目之為臊羯狗也尚剔肉至骨也比及也

胡氏曰杲卿拒賊河北皆應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真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憝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何也明皇保姦棄賢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報也故制治保邦必慎於未然之前若車犇船沉則人力有所不得施也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真源邑名屬譙郡○朔方節度使郭子儀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與賊將史

思明戰大破之首復河北十餘郡十郡未詳其名楊國忠疑副元帥哥舒翰謀己説上趣翰與賊戰大敗麾下執翰降賊賊遂入關上出奔次于馬嵬將士飢疲皆憤怒殺國忠并及逼上縊殺貴妃然後發説音稅趣促同○馬嵬地名在咸陽西

范氏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不利於己動爲身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小人利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

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乎

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慰撫之父老擁太子馬不復得行使皇孫俶白上上曰天也使諭太子曰汝勉之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力且宣旨欲傳位俶音叔太子之子也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迎入靈武請遵馬嵬之命歷五上

乃許平凉府名屬山西留後官名猶留守也靈武郡名卽靈州屬表也

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則是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杜鴻漸等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人所移得以移之必其心有以來之耳見小欲速不顧君親豈非後世之大鑑也歟

尊上爲上皇天帝上在位四十五年改元者三

曰先天開元天寶太子立是為肅宗皇帝

史斷曰明皇能誅有斷再清內難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好賢樂善禁女樂而黜宮嬪作宮樓而敦兄弟欲杜近習則黜前朝寵幸之臣欲禁奢華則焚珠玉錦繡之玩選名臣為刺史禁酷吏之子孫輔相得人共成治效是以四海富庶四夷賓服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天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寖疎讒諛並進嬖妃子而飲酖以為甘寵胡雛而養虎以為玩癰疽結於

心腹而不悟豺狼遯於藩籬而不知一旦禍生所忽兵起邊隅腥羶汙于伊洛流血染於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炭使數百年間干戈糜爛而不息何哉良以三子無罪一日殺之而父子之恩乖十年子婦一朝奪之而夫婦之倫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殺周子諒而君臣之義缺三綱淪矣其能久有天下乎至於久任邊帥而貽藩鎮之禍用高力士而貽宦官之禍開兩鉅釁迄以亡唐悲夫

肅宗皇帝初名璵改名亨自忠王爲太子二十

年而遇祿山之亂至是即位京兆李泌自幼以才敏聞上在東宮嘗與泌爲布衣交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使奉册寶如靈武璵音余泌音秘使去聲下並同見音現○册寶至册傳國寶也○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以房琯爲招討節度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陳濤斜地名在咸陽○至德二載安慶緒殺祿山祿山自起兵以来目昏至是不復見物又病疽躁暴欲以嬖妾子代慶緒爲嗣慶緒使人殺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復扶又反○上至鳳翔回紇遣子葉護將精

兵四千人至天下兵馬都元帥廣平王俶副元帥郭子儀將朔方軍及回紇西域之衆發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俶留鎮撫三日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遂復東京安慶緒走保鄴(葉音攝復音伏)○賊將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巡先守雍丘移軍寧陵屢破賊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屢却賊(寧陵縣名屬歸德)食盡或欲棄城巡遠謀曰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賊必長驅是無江淮也不如堅守以待救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

殺愛妾以食士四萬八僅餘四百終無叛者（食士之食音似）賊登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生致遠於洛陽殺之（厲猛也）先是河南節度使張鎬聞睢陽圍急倍道亟進比至城陷已三日矣未幾陳留人殺子奇降（亟音棘急也比毗至反也）

史贊曰巡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嬰孤墉抗方張之虜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然唐

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顯也

上皇發蜀郡還西京〇乾元元年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上命朔方郭子儀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季廣琛河南崔光遠九節度使討賊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致元帥而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〇書法曰於是命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矣不書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元勳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爲使臨之是專行謀矣夫郭李不可以相

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是故唐世宦者同不書宦官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光弼於諸節度而揭子儀於其上固以子儀可以統光弼矣○二年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相去聲○九節度兵無統御圍鄴城久不下史思明救之官軍潰走戰馬甲仗遺棄殆盡○書法曰前書郭子儀等九節度矣此其止書九節度何無帥也是故首子儀而等光弼於諸鎮所以見子儀之可以帥光弼也書九節度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於無帥也其旨深矣○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僭號慶緒窮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紿入其營殺之遂還范陽自稱大燕皇帝○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遂以光弼代之光弼號令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與史思明戰屢敗之○上元元年太僕

御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内輔國宦官也唐有三内俱在洛陽城中西内其一也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上皇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輔國言上皇居興慶日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上數啓上遷之不許乘上不豫率衆劫遷上皇曰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寖以成疾數音朔葷音熏辟賓亦反○謀不利謂廢立也不豫謂病而不樂也茹食也葷辛菜也○二年史朝義殺史思明思明愛少子而惡朝義因其敗軍欲斬之朝義使人射殺思明而

自立少惡皆去聲射音石○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臨淮郡名屬淮西今泗州是也○寶應元年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太上皇崩壽七十八上寢疾聞上皇崩疾轉劇乃命皇太子監國○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書法曰張后書殺何罪張后也張后為妻而制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大罪逆人也故不書弑初后與輔國相表裡專權用事晚更有隙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體不可輔國聞其謀弒后及皇子二人上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太

子立是為代宗皇帝更音庚

范氏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賀氏善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脅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也

代宗皇帝初名俶封廣平王為元帥定兩京封楚王改成王已而為太子改名豫至是即位誅

李輔國以雍王适爲天下兵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援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仙斬朝義以降西京謂長安洛陽以賊將張忠志鎮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常山號爲成德軍薛嵩鎮相衛邢洺貝磁等州相去聲洺音名貝布盖反磁音慈六州並屬河東田承嗣鎮魏博德滄瀛等州魏滄瀛三州屬河東博德二州屬山東李懷仙鎮盧龍幽州號盧龍節度朝廷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諸鎮自爲黨援河朔敢抗朝命始此冀望也

范氏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爲制將也使郭李爲將肯如是乎

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帝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闕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書法曰播越之辭有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賊辭也）○二年流程元振於溱州（溱音臻在西南夷）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恣尤甚忌諸將有大功者皆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掩蔽不以時奏致上狼狽中外切齒至是流之（切齒言恨之深也）○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上之幸陝也光弼不至上恐遂成嫌隙撫之加厚及在徐州擁兵不朝麾下諸將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成疾而死（書法曰綱目卒子儀號宣爵謚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書爵謚何致不滿也）

代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削而不書以爲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以不知學光弼之失大義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永泰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爲留後賜名正已書法曰賜名非甚惡甚美不書書正已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爲留後且賜之名不振甚矣○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雜虜謂吐谷渾党項奴剌也涇陽縣名屬安西○書法曰書受盟何不以足加首也然與請盟異矣懷恩之死也二虜爭長不睦子儀遣人說回紇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歎回紇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

得見乎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冑釋甲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聞之宵遁諸軍與回紇共追大破之（長上聲說音稅使騎呼令皆去聲○子儀時為中書令故曰令公藥葛羅回紇帥也）

胡氏曰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然忠信非可一日而

爲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效見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於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僞說而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三年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大曆五年魚朝恩伏誅朝恩專總禁兵勢傾朝野嘗判國子監升座講易覆餗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朝政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

有不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懌載乘間奏其專恣不軌遂誅之餗音速問去聲○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鼎實也喻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非其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也預干也懌悅也○七年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之將吏謂孔目官李懷瑗也○十二年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會有告其圖不軌者上乃誅載而貶縉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斛他物稱是十斗爲斛稱去聲計與此椒相等也○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素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

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綰相三月而卒上痛悼之曰天乎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分從騎相皆去聲騶音鄒亟音克

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郭公成人之美者也幹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

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戚踧踖之態者亦非也

十四年田承嗣卒先是承嗣反陷相洺衛州上發諸道兵討之承嗣懼表請入朝謝罪上赦之至是卒以其侄悅代之○書法曰承嗣卒不書魏博節度使何削之也承嗣叛逆稽誅帝雖復其官爵直筆所不容也故特削之○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希烈忠臣之族子也○帝崩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三曰廣德永泰大曆太子立是爲德宗皇帝

史斷曰代宗少遇亂離老於軍旅即位之初餘妖未殄乃能仗郭李之精忠憑諸將之戮

力翦除兇醜克復京師厥功懋矣然帝性仁
而不勇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
柄倒移於下故雖能罷三官誅元載其初亦
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爲盡善焉至
於專事姑息遂殺主帥命爲主帥遂爲後來
故事綱目尤深咎之而當時之所加意者不
過置百高座講仁王經作章敬寺廣度僧尼
出盂蘭盆褒贈亡僧唐室大壞實基於此故
司馬公論肅代二帝以爲此兩君者明不足
以燭理武不足以決疑向微郭子儀之忠孝

光弼之智則天下已非唐有意謂是夫

德宗皇帝名适自雍王爲太子至是即位○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潮州屬廣東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以袞爲欺罔貶之而相祐甫朝音潮下並同祐甫欲收時望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人不敢不愼非親非故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爲行皆去聲

司馬公曰用人者無親踈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非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職之病矣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正己慙服天下以為太平之風庶幾可望使勞將皆去聲幾平聲〇淄青二州名並屬山東〇以楊炎同

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崔祐甫薦炎自道州司馬入相既而祐甫病不視事不次者謂不以品次但以行實也○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兩稅謂夏稅秋輸也○書法曰於是租庸調法盡廢矣故書始凡貢賦書始君初皆重其始爲民害也唐初賦斂之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寖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准下戶不勝困弊率皆逃徙斂調皆去聲趣促同勝音升至德肅宗年號准則例也○至是楊炎建議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民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

為差爲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見調二論皆去聲○陳氏曰所用謂官吏俸給上供謂朝廷供用元居為主寄居為客逃丁中租庸調說見高祖武德七年

范氏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戒始而終廢盖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殺忠州刺史

劉晏忠州屬川南晏善治財計自肅宗代宗以來領户部度支鑄錢塩鐵轉運等事以同平章事充使通漕運斡塩利制百貨之低昂軍國之用賴以充足然久典利權衆頗疾之又與楊炎不相恱竟貶忠州人希炎旨告晏怨望上遣人縊殺之度音鐸去聲○以同平章事充使謂爲相而兼度支轉運塩鐵等使也斡旋等也希炎旨言希合楊炎之意也

胡氏曰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之死欲以服奸雄之心難矣

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王武俊斬而代之○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上惡之擢杞為相炎未幾罷杞藍面鬼色有口辯上悅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少不附者必置之死地惡相皆去聲○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書法曰號官爵諡具終綱目一人而已矣子儀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嘗遣使至魏愽田承嗣西望拜之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校中書令凡二十四考家僮三千人八子七婿皆為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

盡辨領之而已年八十五而終為公之為去聲領五感反○陳氏曰唐制一歲終一考功子儀自乾元元年拜相至是凡二十四考領點頭也

胡氏曰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矣

李希烈反○兩河用兵府庫不支數月兩河謂河南河北先括富商錢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增諸道稅稅錢每千增二百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四年行稅間架除陌錢法判度支趙贊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所謂除陌錢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

（貿易者約錢為率敢匿者罪之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氏曰德宗有平一海内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襄城縣名屬汝州涇原皆州名涇屬陝西原屬鞏昌）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過京師犒軍惟糲食菜餤衆怒作亂入城上出奔（犒曰到反餉也糲音戾麁也食音似飯也）亂兵奉太尉朱泚為主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泚不克泚召衆議稱帝秀實

唾其面大罵以笏擊泚額血濺地泚殺之遂僭號大秦皇帝（尋改國號漢）先是有術士桑道茂言數年後有離宮厄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上從之至是遂奔奉天（奉天郡名屬陝西今乾州）泚犯奉天李晟率兵赴難渾瑊擊泚破之奉天圍解（晟音盛難去聲下同渾音魂姓也瑊音緘名也）李懷光赴難亦破泚兵至奉天欲入白盧杞之姦杞隔之不得入見上表暴杞惡衆論亦喧騰咎杞上不得已遠貶之（見音現）

范氏曰德宗性與小人合故其去小人也難

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之徒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大赦陸贄勸上罪己以謝天下詔下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王武俊田悅李納先是皆反自立為王至是皆去王號上表謝罪李納李正己子也○李希烈僭號希烈見赦文自恃兵強遂稱大楚皇帝○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上於奉天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守之功賞賚未行而遽私別庫則士卒怨望無復鬬志上即命去其牓○李懷光反帝奔梁州○魏博兵馬使田

緒殺其節度使田悅權知軍府緒承嗣之子悅之侄也既殺悅遣使奉表詣行在上因以緒遂為節度使○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亡走其將韓旻斬之以降京城謂長安晟露布至行在曰臣已肅清宮禁祗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覽之泣曰天生李晟以為社稷非為朕也簴音巨為去聲○露布謂書克復之事建於漆竿露布不封以示中外也簴鍾跗也○車駕還長安○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殺先是真卿為盧杞所陷遣奉使希烈所人言失一元老為國家羞至賊中留之將二歲不屈竟為賊所縊死為使皆去聲為國之為如字○貞元元年朱滔死以劉

怦為幽州節度使書法曰田承嗣嘗反矣書卒滔書死何承嗣既赦滔未赦也綱目一字之貶嚴矣○馬燧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赦懷光一子收葬其尸罷討淮西兵河中府名蜀山西即河東郡○書法曰書赦懷光一子何予存享也懷光之反盧杞激之也綱目正本故其死不書伏誅而赦其一子俾之收葬足以為享也○二年淮西将陳仙奇殺李希烈以降以仙奇為節度使仙奇為其将吳少誠所殺以少誠為留後希烈兵勢日蹙會有疾仙奇使醫毒殺之舉衆来降詔因以領鎮少誠素狡險為希烈所寵故為之報仇

胡氏曰仙奇為國誅賊賞以節鉞是也少誠黨賊而殺仙奇亦以與之則賞罰混殽兆淮

蔡之亂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吐蕃入寇詔渾瑊等屯咸陽○三年渾瑊與吐蕃盟于平凉吐蕃劫盟（書法曰與者何自我之辭也然則其受侮也有以取之矣是後也迯賞爲之）先是吐蕃尚結贊據鹽夏州李晟嘗破其一堡渾瑊馬燧各舉兵臨之懼而請和卑辭厚禮求於燧燧信而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同平章事張迯賞與晟有隙數言和便遣瑊與盟吐蕃伏兵劫之瑊走免（數音朔○尚結贊吐蕃將也鹽州屬甘肅堡寨也）初尚結贊畏晟燧瑊曰去此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晟因燧以求盟

欲執瑊以賣燧使併得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瑊而止上由是惡馬燧罷其節鎮延賞懟懼謝病免去上聲間惡皆去聲○初吐蕃畏晟欲以計去之乃入鳳翔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来何不出搞我延賞乗間譖而罷之故曰離間晟也

范氏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李晟之功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由其心術顛倒見義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罪莫大焉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

死於牖下幸矣
以李泌同平章事上與泌從容論即位以来宰相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所以為姦邪也儻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泌有謀畧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為相未三歲而卒從音匆好去聲○八年以陸贄同平章事○九年太尉中書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卒
胡氏曰晟非特良将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

十年陸贄罷為太子賓客坐論裴延齡姦邪故也○十一年貶陸贄為忠州別駕別駕即治中贄自奉天以來宣力最多隨事論諫剴切百奏帝追仇盡言又被判度支裴延齡譖故貶剴音該切也初夏縣陽城以處士徵為諫議大夫人皆想望風采在職七年而不諫韓愈作争臣論譏之處上聲争論皆去聲○夏縣屬解州及贄貶城率諸諫官守闕論延齡姦佞贄無罪時朝夕且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遂沮壞音怪沮慈呂反○朝夕言不久也脫儻若也白麻寫詔敕紙也城左遷國子司業後又貶道州刺

史治民如治家自書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道州屬湖南字愛也考核也言若考核其功則當下下也胡氏曰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為有失城登諫司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君心必有其漸防遏姦佞必於其微陸相見踈逐齡被寵豈一日之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其用力多而見功少矣故君子以為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子之庭非慟哭之地故如城所為山人處士踈野之態耳雖

然讜論一發正氣凜然陸免於死裵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大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争十從六七自為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晩有違乎不可則止之義也

十四年吳少誠叛侵壽州〇二十一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三曰建中興元貞元初政清明者二歳而盧杞用矣叛亂相繼末年姑息而已太子立是為順宗[illegible]帝

（姑且也言苟且少安息也）

范氏曰德宗享國紕政尤多而大獘有三曰姑息藩鎮曰委任宦者曰聚斂貨財蓋本夫

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累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克益甚於初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順宗皇帝 名誦方為太子時有善書者王伾善

棋者王叔文俱出入誤侍因言某可相某可將幸異日用之密結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為死交日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倪者德宗崩太子即位先是有風疾失音五閱月矣伾叔文等用事伾音丕處音杵○死交言誓死不相背負也詭詐也秘密也端倪猶言頭緒也

范氏曰天下至大祖業至重故古之教太子者左右前後必皆正人然猶或不能成德德宗乃使技藝博奕之徒侍太子豈不愚其子

乎盖疑賢者導其子之為非而不疑於小人

亦不思而已矣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書法曰未至卒何惜之也○帝

傳位於太子自號太上皇上在位僅八月改元

永貞太子立是為憲宗皇帝

史斷曰順宗寢疾踐阼奸邪肆志近習弄權

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得為賢矣

憲宗皇帝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尋受禪

貶王伾王叔文伾病死叔文賜死其黨皆遠貶其黨謂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韋執誼陳諫凌準程异也○元和元年太

上皇崩○西川節度副使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兵討之從同平章事杜黃裳所薦也○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斬之○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斬之○二年鎮海節度使李錡反詔討之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斬之錡音奇○杭州號為鎮海節度○三年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長上聲○沙陀月氏別種西突厥苗裔也姓朱邪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以為前鋒後疑其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帥衆歸唐置之靈州用以征討皆捷冠去聲鶻本作紇德宗時改作

鶚取搏擊之義○邠宣公杜黃裳卒邠音彬自黃裳以後
相繼為相者武元衡李吉甫裴垍李藩李絳皆
賢相垍嘗為吉甫疏人才三十餘數月用盡翕
然稱為得人垍音忌疏去聲選擇也垍器局峻整人不敢
干以私干求也藩嘗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
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則狀也何名批
敕垍薦之為相知無不言批之謂於制敕批寫不可也更音庚謂別
用白紙書之粘連敕後也絳鯁直吉甫善逢迎絳每與爭論
於上前上多直絳鯁音梗○直絳謂以絳訐為直也時在朝如
崔羣白居易等皆讜直元和之世朝廷清明以

此昜音異讜音黨直也○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賜名弘正書法曰書賜名何予田興也遣裴度宣慰賜錢百五十萬緡犒其軍六州百姓皆給復一年軍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兖鄆諸鎮使者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鄆音運倔音掘強去聲○給復謂優給免復也倔強謂不柔服也○十年以裴度同平章事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少陽陰養亡命少陽死子元濟自領軍府縱兵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淮西號彰義軍亡命謂有罪逃亡免死之人也平盧節

度使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度宣慰淮西行營還言淮西可決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姦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勸天子罷兵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度傷首（射音石）上怒討賊愈急以度為相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十二年以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追討（倚猶靠也）唐鄧節度使李愬先擒賊將丁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祐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蔡州城擊鵝鴨池混軍聲鷄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

登牙城拒戰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檻上聲唐鄧蔡三州名皆屬汝南淮西既平上寢驕侈先是已用李逢吉同平章事又用度支使皇甫鎛鹽鐵使程异進羨餘有寵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鎛音博异音異羨音彥餘也言進賦外之餘物也○十四年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使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請迎之至是至京師留禁中三月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極諫乞以投之水火上大怒貶之○書法曰書至京師何遠也於是自鳳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三而兇讖之禍無不立見憲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明年正月崩懿宗十四年正月迎佛骨是年七月崩然則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信不誣矣

○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擠之故罷○十五年帝暴崩於中和殿書法曰弒也曷爲不書弒罪唐之君臣也弘志弒逆舉朝恬然不能究覈書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弒何別焉崩而書地異其文所以易其事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弒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一曰元和太子立是爲穆宗皇帝

史斷曰宗憲嗣位之初委任賢相朝廷清明有足稱者而又慨然發憤志平僭亂能用忠

謀不惑羣議師老財屈異論輻輳而不爲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臣而不爲之懼故能削平猾逆剪除亂階及世難漸平驕侈日生姦人皇甫鎛以聚歛見幸直言喪度以極諫見棄以宦者爲館驛使以柳泌爲州刺史脩麟德殿浚龍首池甚者迎佛骨於京師斥諫爭直臣於嶺外未幾金丹之藥方試而陳弘志之謀遂行可勝歎哉

穆宗皇帝名恒即位改元長慶四年崩太子立是爲敬宗皇帝

史斷曰穆宗踐阼之時年幾三十身處大喪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舉弑逆罪人逐與羣臣釋服開大宴浚魚藻池幸華清宮縱情棄禮遊戲無度於是再失河朔迄於唐亡不能復取而帝亦不旋踵而即世烏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穆宗敬宗之類歟

敬宗皇帝 名湛即位荒淫嬖倖用事 湛徒減反 ○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扆音以狀如屏風以絳為質故曰丹扆 一曰宵衣 以諷視朝稀晚 二曰正服 以諷服制乖異 三曰

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讜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出遊輕率上不聽遊戲無度性復褊急宦官動遭捶撻皆怨夜獵還宮酒酣爲宦者劉克明所弒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寶曆江王立是爲文宗皇帝褊音扁窄狹也

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禧李紳宣慰李渤而擢劉棲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瑶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夬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扆之箴而答優詔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

而減般費沮逢吉所引而伸李紳采言者所陳而禮衰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凡此十餘條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故卒以荒遥遇弒而隕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文宗皇帝名涵穆宗子也為宦者王守澄所立後改名昂為去聲○太和二年親策制舉人書法曰書親策何譏也躬親策之而不知劉蕡之為忠以是為失人也故譏之時宦者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出入主之右無人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之考官歎服而不敢

取中第者裵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皆除官物論囂然稱屈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顔厚上疏乞回所授官於蕡不報橫中論皆去聲蕡音憤郃音合○物論猶言衆論也顔厚謂面皮厚而不知慚愧也

范氏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汩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感人心斂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以爲國家之用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爲世用豈不違

天理

九年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者不克仇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餗音速○書法曰書誅何罪宦官也其首訓何首謀也注亦首謀則曷為而先元輿不使御史先宰相也然則見殺則後元輿何淺謀取敗者訓注也元輿則特與聞其謀耳涯餗則又不與聞者故殊之而書及綱目之權衡審矣注本宦者王守澄所引訓又為注所引得見守澄守澄薦於上倜儻尚氣有文辭口辯多權數上悅之爲去聲訓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上上意其可謀大事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者為己任數音朔訓既與注勢位俱盛頗忌注託

以中外協勢出注鎮鳳翔（協和也）進擢宦者仇士良以分守澄之權訓同平章事請除守澄遣中使鴆殺之（使去聲）注始與訓謀至鎮遣壯士數百人護守澄葬仍請令內臣盡送然後殺之無遺類訓心以爲如此則功專歸注乃謀先發（鎮謂鳳翔）令人奏金吾聽事後石榴有甘露宰相率百官拜賀後勸上往觀上令宰相先往視訓陽言非真上顧士良帥諸宦官往視士良等既至見風吹幕起執兵者無數驚走告變訓呼金吾衛士等上殿僅擊死傷宦者十餘人知事不濟而走

士良等命神策兵殺金吾吏卒執（石榴木名花紅實可食）宰相涯餗元輿等誣以謀反腰斬之訓之謀惟元輿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訓為人所殺傳首注亦為鳳翔監軍宦者所殺（為傳皆去聲）

范氏曰文宗憤宦者之弑逆而欲除之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為詭計欲用兵甲於陛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内寇

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開成四年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書法曰書官書諡書爵賢之也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事治園池有綠野堂子午橋莊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穆宗敬宗時皆嘗一入輔政至上之世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沈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墅承與反田廬也四

朝謂憲穆敬文也○五年帝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中外翕然謂太平可冀然制於宦寺竟不能有為甞問宰相何時太平牛僧孺答以太平無象末年甞問近臣朕何如周赧漢獻對者憮然上曰赧獻受制強臣今朕受制家奴殆不如也在位十四年改元者二曰太和開成弟潁王立是為武宗皇帝治去聲去上聲

史斷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太和之初出宮女放鷹犬省冗食策制舉戒宦者衣羅縠禁獻奇巧纖纖麗凡前代宦官女子奢慾

聚斂神仙浮屠之事纖毫無有可謂賢矣然仁而少斷委靡不立議者以此少之嘗以累世變起禁闈尤側目於中官志欲除之而任用非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除累世膠固之患卒至蹀血禁門積尸省地公卿大臣駢死牢户連頸赴戮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可悲也夫

武宗皇帝名瀍穆宗子也文宗嘗立敬宗子成美為太子臨崩欲以成美監國宦者以為立不由己廢之而立瀍為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

改名炎（瀍音壥）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初爲學士以李宗閔者嘗對制策譏切其父吉甫恨之構貶宗閔自是各分朋黨更相排軋者垂四十年（更音庚軋烏八反○譏切吉甫事見通鑑憲宗元和元年構貶宗閔事見穆宗長慶元年排軋謂擯斥傾陷也）在文宗時德裕爲侍郎裴度薦其可爲相宗閔有宦者之助遂相惡德裕逼己而出之且引牛僧孺並相相與排擯德裕之黨（惡去聲）尋以德裕鎮西川德裕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險易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

以備邊易音異○南詔國名在南夷險易險阻平易也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維州本漢地入兵之路吐蕃得之號爲無憂城德裕極以得此州爲便牛僧孺以爲不可納以城併叛將歸吐蕃誅之境上極慘酷牛李之怨自是愈深維州屬四川今威州歸猶還也僧孺尋罷德裕入相宗閔亦罷宗閔尋相德裕又罷二黨互相擠援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德裕連被貶黜擠音躋排斥也援音院引助也去上聲易音異及上立召德裕相之德裕言於上曰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在人主辨之上嘉

納德裕追論維州事悉怛謀加褒贈德裕乞追奬忠款故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胡氏曰維州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棄之可乎僧孺所謂虜不三日至咸陽特以大言怖文宗非實事也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豈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是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遂僧孺以小信妨大信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奬悉怛謀

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也

會昌三年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澤潞號為昭義節度）李德裕謂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累朝置之度外澤潞近在心腹若又因而授之威令不復行於諸鎮矣（三鎮成德魏博幽州也）上問何以制之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稹無能為也遣重臣諭鎮魏討之（鎮謂成德魏謂魏博）詔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使存輔車

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鎮魏悚息聽命二鎮兵與朝廷所遣行營將王宰石雄各進討（輔車謂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河東都將楊弁作亂逐節度使遣中使馬元實曉諭且覘之元實受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先明甲若之何取之（弁音便覘豈占反窺視也須猶宜也言宜早與弁為節度使也）德裕詰之辭屈奏弁徵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支持也）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子被屠乃歸擒弁送京師斬之（屠戮也）未幾稹勢窮蹙潞人

殺之以降澤潞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潞人指郭誼

初文宗時劉從諫入朝牛僧孺李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其患至是德裕言於上遂貶僧孺為循州長史流宗閔於封州○長上聲循州封州並屬廣東

胡氏曰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其心其心不正如正君何德裕欲報私仇而未得其便乃於成功之後因行中傷之計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不學也

四年詔削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先是士良致仕其黨送歸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至是宦者發其宿惡故有是命

胡氏曰士良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已無疎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其禍豈止疎斥而已哉士良之術

自以爲智實則愚也

五年詔毁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上惡僧尼耗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輩復勸之故有是詔

胡氏曰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補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以去釋氏之類也釋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絶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絶

誠欲廢絶之當使天下知其害而不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風亦殄矣

帝崩初上餌金丹得疾而道士以爲換骨至是崩在位六年改元會昌光王立是爲宣宗皇帝

餌音二食也

史斷曰武宗雄謀獨斷頗能振已去之威權澤潞阻兵不惑羣言獨任德裕故能克上黨如拾芥取大原如反掌亂畧底平紀律再張然惑於左道之言而信清虛之教躬受法籙

築望仙觀立道門教授先生立崇玄館學士荒唐謬悠何以立教雖能除去浮屠要非真見不惑特好惡不同耳奚足論哉

宣宗皇帝名怡憲宗子也幼號不慧大和後益自韜匿文宗好誘其言以為笑武宗豪邁尤不禮之名為光叔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事裁決咸當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尋即位韜音叨好勾當皆去聲更音庚○太和文宗年號○李德裕罷翰林白敏中訟其罪故也牛僧孺李宗閔尋北遷貶僧孺為衡州長史宗閔為郴州司馬故曰北遷德

裕三貶至崖州司户以卒三貶謂初貶爲太子少保分司再貶潮州司馬尋貶崖州司户也崖州在海南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太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

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以令狐綯同平章事（綯音挑）先是綯為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錄授綯使讀之又書貞觀政要於屛風每正色拱手而讀嘗與學士畢諴論邊事諴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在吾禁中即用為邊帥果稱其任（諴音咸稱去聲○廉頗李牧皆戰國趙之良將也通鑑諴為邠寧節度使招諭党項皆降）上聰察強記嘗密令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

曰處分語澳音郁處分音忻悆下同言區處分限也刺史有入謝而出者曰上處分本州事驚入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問建州去京師幾何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建州屬福建今建寧府綯奏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高興未必實然興去聲○杭州屬浙江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緜嘗徙故人為隣州便道之官上問之曰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格音各止也言格止不行也重

(平聲)上臨朝對羣臣未嘗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吾爲之常恐卿輩負朕不得再相見(背恩曰負德)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延英殿名)嘗召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屏音丙退也斷去聲)又嘗與綯謀盡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綯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

上相惡南北司如水火惡去聲○水火喻相克而不相生也

范氏曰宣宗抉摘細微以驚服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豈人君之德哉其視補相之臣禮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吏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也令狐綯謀除宦官之法雖善終不面陳之而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上餌方士藥疽發於背而崩在位十三年改元

太中長子立是為懿宗皇帝（長上聲）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内則宦官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官奉法政治不擾海内安靖幾十四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太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懿宗皇帝 初名温封鄆王以無寵不得為太子

宣宗崩宦者王宗實立之更名漼（更音庚漼取猥反）○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作亂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討斬之○三年置戒壇度僧尼○九年桂州戍卒作亂（桂州屬廣西今靖江府）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舉兵入寇陷播邕交趾（播邕二州名播在南夷邕屬廣西）敕徐泗兵戍桂州過期不代遂作亂推糧料判官龐勛為主擁兵北還所過剽掠至徐州因殺節度使陷諸郡（泗州名屬淮西即臨淮郡）詔遣康承訓討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勛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節度使尋又為振武節度使（赤心

執宜子也大同軍即雲中郡屬山西代州號爲振武節度○十二年帝幸安國寺設萬人齋○十四年遣使迎佛骨至京師上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皆諫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遂膜拜流涕宰相以下競施金帛○書法曰此憲宗詔諫之效也懿宗幸安國寺則設齋萬人迎佛骨則膜拜流涕至謂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三月而酬其言事佛之福竟何如哉○帝崩在位十四年改元咸通子普王立是爲僖宗皇帝

史斷曰懿宗器本凡庸流於近習所親者巷伯所昵者桑門以蠱惑之侈言亂驕淫之方寸欲無怠怨得乎及釁孽結蠻陬姦生戍卒五

嶺轉輸寰海動搖而況小人在位納賂崇私專權亂政大臣忠諫斥逐遐方是以干戈蔽野窮歲彌年上下相蒙百姓流殍相聚為盜蝟毛而起帝於是時方且削軍賦而飾伽藍困民財而脩淨業今年幸安國寺明年迎佛骨未幾帝遂晏駕良可歎夫

僖宗皇帝 名儇懿宗少子也年十三為宦官所立（儇暄環二音少為皆去聲）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水旱不以實聞百姓流殍無所控訴所在相聚為盜（殍平表反餓死人也控告也）濮州人王仙

芝起曹州寃句人黄巢應之巢善騎射喜任俠嘗擧進士不第與仙芝共販私鹽至是聚衆攻剽州縣窮民歸之數月至數萬句音劬應騎皆去聲○濮州曹州皆屬山東寃句縣名仙芝攻陷汝鄭唐鄧寇鄂州陷安州寇荊南與招討使曾元裕戰於申州而大敗又大敗於黄梅斬之汝州屬河南鄂州屬湖廣即江夏郡安州屬四川申州屬河南今信陽州黄梅縣名屬蘄州黄巢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吉饒信寇宣州入浙東爲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北渡向襄陽敗於荊門復引而南陷宣州自采石渡江

已而渡淮陷申州入潁宋徐兖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入長安上出奔蜀巢僭號大齊皇帝為去聲○沂州屬山東宋汴潁三州屬河南洪虔吉饒信五州屬今江西潭州屬湖廣即長沙郡諸道發兵赴援援音院救也先是沙陀李國昌之子克用為兵馬使戍蔚州大同軍諸將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此正英雄功名富貴之秋李振武名聞天下其子勇冠諸軍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遣人潛詣蔚州說克用克用趨雲州取之河東昭義兵討之而大敗克用寇忻代逼晉陽已而大為盧龍兵

所破蔚朔兵亦討敗其父國昌父子亡走達靼使復冠為皆去聲説音稅達音怛靼音旦○蔚州雲州皆屬北平李國昌時為振武節度使故曰李振武也忻州屬山西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至是朝廷赦其罪召其兵討賊克用將沙陀来賊憚之曰鴉軍至矣連破賊復長安巢焚宮室而遁至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巢趨汴州克用等追擊大破之未幾賊黨斬巢以降克用軍皆服黑故號之曰鴉軍○克用之至汴州也朱全忠襲之全忠者巢將朱温也先為巢所遣攻陷同華尋以華州降賜名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使去聲○同華二州並屬陝西汴州號為宣武節度克用

至汴州全忠館之甚恭克用乘酒頗侵之全忠不平發兵圍驛攻之克用醉左右以水沃其面告之克用乃張目援弓起而走會大雷雨晦冥扶醉乘電光縋城出汴人扼橋從者力戰得度而免克用還晉陽治甲兵表乞討全忠詔和解之不聽縋音墜繩懸而下也從去聲

范氏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牧各安其分而不相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大功而全忠輙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仇而赴訴於朝廷是

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為天子者詰其孰是孰非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藩鎮喜相征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書曰有罪無罪惟我在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為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懲勸可不明哉

車駕發成都至京師上之奔蜀也宦者田令孜

實挾之自以為功權自己出（孜音茲）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安邑解縣鹽池令孜奪之遣邠寧節度使朱玫等攻河中（解去聲 玫音枚）重榮求救於李克用克用方怨朝廷不罪全忠上言玫等與全忠相表裡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引兵赴河中京師震恐令孜刦上奔鳳翔朱玫追逼不及立肅宗玄孫襄王熅為帝玫將王行瑜斬玫熅奔河中重榮斬首送行在上還長安（熅氳慍二音）上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五曰乾符廣明中和光啓文德曰與宦官相處而已天下大亂盜賊蠭起豪

傑因起其間互相吞噬朝廷不能制上崩壽王立是為昭宗皇帝處上聲

史斷曰僖宗以童孺之年為宦者所立政在內臣初無遠謀苟聲色毬獵足饜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固無恠矣巢寇本區區負販乘飢鼠竊何足以媒大亂正由王室衰微奸回誤計不五六年間攻陷州郡渡江渡淮如越無人之境遂陷兩都汙穢宮闕乘輿播遷授身無所時事寖乖天星示變或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其為譴異抑又甚矣

昭宗皇帝名傑僖宗之弟也僖宗大漸宦者王復恭立之爲太弟遂即位更名敏後又更名曄明粹有英氣喜文學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然而内制於宦寺外有強鎮初志竟不遂大漸謂疾篤也○更音庚○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邠州王行瑜三鎮舉兵犯闕殺宰相謀廢立聞李克用來討乃去克用攻邠州斬行瑜將移兵岐華貴近恐沙陀太盛止之克用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引兵還晉陽華去聲將音獎○岐即鳳翔府華即華州

胡氏曰克用於三鎭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仗義而來昭宗不明隂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亡終蓋始乎此謀矣又曰克用於是正當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蕩淸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以見天子身輔朝政脩明紀律使東寇不得西畧王室安矣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豈非初謀之不遠也歟

初克用屯渭北茂貞建懼之事朝廷甚恭克用去二鎮復驕慢茂貞舉兵犯闕上出奔華州克用遣援又聞全忠營洛陽迎駕茂貞與建皆懼奉上還長安遣援謂遣兵救援也

范氏曰唐末藩鎮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若倚爲藩扞使太原之勢常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而唐疑而不信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強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

先是嘗令諸王將兵巡警又欲使出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者恐其不利於己交諫以為不可上不得已罷之上在華時宦官劉季述圍殺諸王十一人

胡氏曰御得其道則昆蟲草木無札瘥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之後末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詒謀有未孫歟

至是季述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同平章事崔胤說神策將孫德昭討誅季述上復位少去聲說音稅○少陽院在東內宦官謀去胤時朱全忠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以書召之全忠舉兵來宦者韓全誨等劫上如鳳翔全忠圍之茂貞遂殺全誨等奉上還長安上去聲

范氏曰崔胤本與韓全誨有隙故各倚強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臣宰相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

來之永監哉

全忠以兵驅宦官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惟存黃衣幼弱三十人備灑掃宦官自文宗以後廢置在其掌握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及是大被誅殺全忠由東平王進爵梁王還汴以其有策立天子之功故稱國老以其視天子如試官之視舉人故稱門生

司馬公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

利語言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無
違忤之意使令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
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
近者日親遠者日踈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
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
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
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横然
未有如唐世者無他漢不握兵唐握兵也盖
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
宗而唐之宗社因以丘墟矣爲國家者可不

愼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故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

哀哉

全忠威震天下有篡奪之意胤懼爲之備全忠表請除胤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沾巾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興復爲辭全忠將西討以上有英氣恐生變遣人入洛弑之上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七曰龍紀大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祐子立是爲昭宣皇帝（樂音洛　紇下沒反）

史斷曰昭宗天姿明雋有恢復前烈之志然當是時奸臣擅權藩鎮跋扈而宦官方恃功驕恣自號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疾成膏肓不可救藥可勝歎哉是故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不平之志中則楊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宸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流離東都至不得已遣使持密詔告難於四方而不聞一人惻然赴難者事勢至此瓦解土崩悲夫

昭宣皇帝初名祚昭宗有廢太子裕已壯全忠惡之祚以幼得立更名柷全忠殺裕等九人皆昭宗子全忠爲相國加九錫帝在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弒唐自高祖至是二十世凡二百九十年而亡惡去聲更音庚

史斷曰昭宣之時天祿已去民心已離盜賊遍於寰區蓬蒿塞於城闕雖欲不亡其可得乎迹唐之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賊所弒者五焉爲妻所殺者一焉爲宦官所立者七焉爲

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其不爲小人所惑者一二而無全德者矣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内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内禪始也納君之妾其後納父之妾者有之始也亂弟之婦其後亂子之婦者有之此其閨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故或變生於内或亂作於外未有内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孜論三代而下漢四百年唐三百年享國最爲長久者

何哉盖漢大綱正唐萬目舉其治具皆有可
觀然漢治雜霸唐治雜夷其治體之一厖駁視
三代天地懸絶矣

古今歷代標題註釋十九史畧通攷卷之五





